



一百名死者的 最后时刻

孟伟哉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一百名死者的 最后时刻

孟伟哉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一百名死者的最后时刻

孟伟哉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10 字数: 210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1年11月山西第2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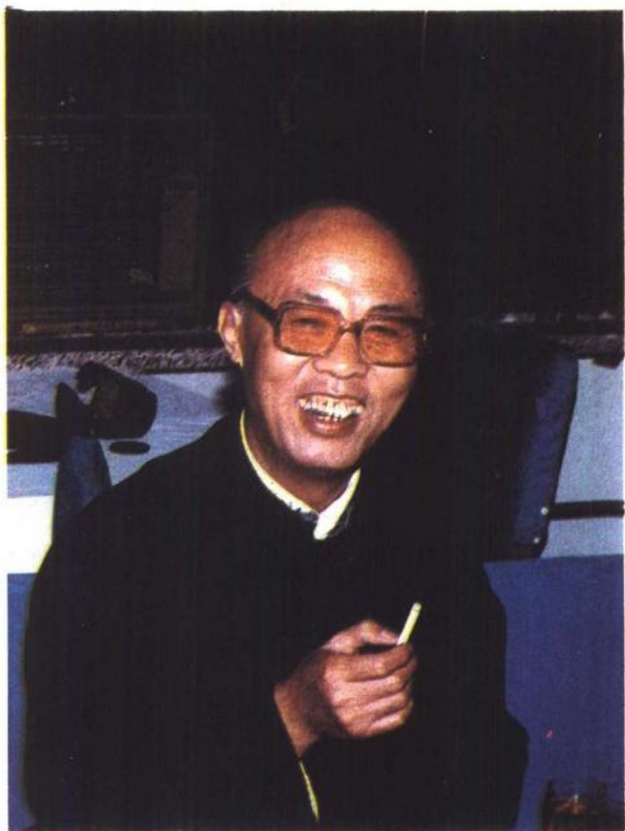
印数: 19 901—24 900册

*

ISBN 7-5378-0339-1

I·323

定价: 4.80元



· 作者近照 ·

孟伟哉 当代著名作家。1933年12月生于山西省洪洞县明姜镇北庄村，1948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著有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中篇小说《一座雕像的诞生》等多部作品，还有《孟伟哉小说选》、《孟伟哉诗选》等三百余万字。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当代》杂志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理事），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一些作品曾被译成英、德、日、朝鲜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出版发行。

前 言（无题）

我将真实的事实稍加处理，以小说的形式，记下一百名死者的最后时刻，也就是他们临死前一天、几小时、一小时乃至几分钟的情景。我这样做，不是猎奇，也不是为了耸人听闻，而是基于如下的认识和理解：人之死，是人之生的归宿，是人生作为过程的终点。在这个终结点上，一天、几小时、一小时乃至几分钟，可以显示和展露出他（她）或长或短的一生的某些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性格的、道德的等等品质性内容，相比之下，倒比写他（她）的一生更有意义，更值得生者品味、思考。

我所写的死者，大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伟人、大名人或名人，自有各种各样的正传、列传、评传乃至碑传，不包括在我这个序列里。我以小说写小人物，当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好人和优秀的人，正如名人或大名人并非都是高尚的善良的和值得崇敬的人。

我将分若干次发表这一百篇作品。

1988年5月8日

内 容 提 要

死亡，是每个人都惧怕的字眼，又是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的事实。这部系列小说从不同角度透视了各种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物在死亡之前的一瞬间的情景：清苦的教授、医生，腐化堕落的官僚新贵，看破红尘的卖笑女，莫名其妙的神秘人……死亡，是他们的共同结局，然而，在死亡之前的最后时刻，却是千姿百态、迥然各异的。在这一刹，有的人珍惜生命价值，生而奋斗，死而无憾；有的人勇于奉献，虽死犹荣；有的人游戏人生，死不足惜；有的人作恶多端，死亡也受到人们的唾弃……极真实地概括和反映了每个死者的全部人生。每一篇都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每一个死者都留下令人回味的生活道路；每一个人物都是文学画廊里的新颖的形象。构思独特精巧，主题健康，格调高雅。读来令人联想翩翩，是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一朵奇葩。

目 录

前 言（无题）

一名水兵之死·····	(1)
一位县长之死·····	(5)
一位女医生之死·····	(10)
一个受贿者之死·····	(14)
一位不怕死而不愿 在那个时候死者之死·····	(22)
一个莫名其妙者之死·····	(29)
一个饲虎者之死·····	(33)
一位幻想家之死·····	(38)
一位渴望幸福的姑娘之死·····	(41)
一个欲得熊掌者之死·····	(48)
一个爱滋病患者之死·····	(52)
一名男子汉之死·····	(57)

一位女硕士之死·····	(63)
一个女人之死·····	(72)
一位电影导演之死·····	(78)
一个丈夫之死·····	(83)
一位前乡村教师之死·····	(87)
一个饕餮者之死·····	(96)
一个神经脆弱者之死·····	(101)
两个欲创世界纪录者之亡·····	(105)
一位教授之死·····	(111)
一个死而复生的人·····	(116)
一个图财害命犯之死·····	(122)
一个淘金者之死·····	(126)
一个盗墓者之死·····	(134)
一个魔鬼之死·····	(143)
一个幸运者之死·····	(150)
一个老汉之死·····	(156)
一位汽车司机之死·····	(158)
一个疯子之死·····	(162)
一户被洪水淹没的人家·····	(170)
一位百万富翁之死·····	(177)
一位寻求美好爱情者之死·····	(184)
 巨人之死·····	 (197)
大原野·····	(207)
江水静静流·····	(232)
高 松·····	(243)

被俘者.....	(252)
尊 严.....	(283)
留党察看的人.....	(290)
跋	(305)

一名水兵之死

“住手！不许侮辱妇女！”

“哟！来一大兵，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

“新鲜！”

路过一条巷子口的时候，他看到两个男青年调戏一个女青年，便一声断喝，冲将过去。现在人都说不要管闲事，更刻薄、更难听者是说找不到共产党。他这个共产党员大部分时间在他的护卫艇上，在军港、在营房、在海上，一直没有碰到过流氓小偷等等为非作歹的事，真是想管也管不到。今天遇上了，岂能视而不见，岂能不管！他常想，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人人都不分正邪、不辨是非、不扶正压邪，那将成何体统？那太可悲太可怕了。找不到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的败类！……他冲上去，站在女青年和两个无赖之间，喝问：

“你们要干什么？”

“喂！这爷们还挺认真的嘛！”

“大兵！你知道她和我们是什么关系？你来插一脚算哪

一门子？”

“告诉你吧，她是我的妹子，是他的未婚妻。我们的事你管不着！想当第三者吗？嘿嘿！”

“他们是流氓！”女青年叫，“我不认识他们！”

“小娘们！你想跟大兵当婊子呀？没门！”

“臭娘们！你跟老子走吧！”

两个流氓说着动作起来，想绕过水兵去抓女青年。

这样猖狂，这样放肆，这样恶毒，这样的侮辱，使水兵胸膛里如一团待喷的熔岩，高温烈焰，无法忍受，无法控制。

但是他沉默着，像待爆的炸弹般沉默着。

女青年惊叫！水兵突然一手一个，拧弯了两个歹徒的两只手腕，使两个歹徒痛得嗷嗷地弓了背。

“女同志，你走！你去叫警察！”

女青年面色苍白，犹犹豫豫答应着，身子发抖，几乎是倒退着出了巷子。

两个流氓一听说叫警察，立时改腔换调：

“解放军同志！你放了我们。我们错了，以后再不胡来了。你走你的，我们走我们的，咱们算没有见过面，行了吧？”

“没有见过面？可惜冤家路窄，咱们已经见了，而且我是一个共产党！”

“我家老爷子也是共产党，咱们是一家人哪！”

“一家人？谁跟你一家！”

“头回生，二回熟，咱们交个朋友嘛！”

“跟你们这样的东西交朋友，哼！”



水兵越发气愤，两只铁钳般的大手又加了力，两个流氓噉一声，痛得跪在了地上。

“哎哟，大爷！您也太狠了！”

“放了我们，放了我们！”

水兵怒发冲冠，不讲话，更不松手。

“你放不放？”

“你快放开！”

“不松手老子跟你玩命！”

“放不放？”

水兵冷笑，继而怒吼：

“不——放！他妈的，我就不信这天底下没有了正义！”

水兵的这一声吼，等于是一篇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宣言。

于是，两个流氓开始挣扎……

突然，水兵的小腿被扎了一刀，血流如注！

于是，水兵大怒，猛力拧两个流氓的手腕，好像要拧断了……

两个流氓滚在地上，嚎叫着疯狂起来。他们一人亮出一柄短刀，一个要拖水兵的腿，一个用脚踢水兵，想把水兵整倒……

水兵流着血保护自己。他先是用脚作武器，继而放开了他们挥起拳头。这时，他的大腿上又挨了一刀！他愤怒至极，拳脚并用，打击流氓的要害处……

两个流氓被击倒了，似乎就要死了，突然地，一个家伙在垂死之间，竟将刀向水兵的背部投来。刀，刺进了水兵的
心脏！

女青年带来了两名警察。警察截住一辆伏尔加。水兵被送往医院抢救。半路上，永诀人世！

根据女青年的证词，他的护卫艇在军港为他开了追悼会。悼词里最动人的两句话是：

“他是一名英勇的水兵。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一位县长之死

一家人正欣赏电视剧《三打白骨精》的时候，县长病了。腹痛！

于是，一家人顾不得关电视。围着这位家长——县长，忙碌起来，紧张起来。

“你什么病？”妻子问。

县长痛得说不出话，使尽平生之力说了两个字：“医院。”

于是，妻子开始发号施令：

“打电话，叫小车！”

女儿抓起电话，“喂喂”地叫着，没人接。

“再打！不断地打！”

儿子说：

“我骑摩托去叫车！”

“不行！摩托哪有电话快！”

“电话占线，不通！”

“妈！那末我用平板车送爸爸上医院吧？”

“不成！你爸爸哪能坐平板车！”

“快！——快！——”县长又十分费力地咬出两个字。

“快！快！”妻子大声喊。

“怎么快呀，电话就是打不通。”

“废物！我来打！”母亲从女儿手里夺过话筒，拨了足有十分钟，骂了足有十分钟，电话就是不通，她最后气恼得把电话摔了。

“还是我骑摩托去一趟吧，不远。”

“不！非要他们自己来不可！”母亲命令女儿，“你来，继续打！”

“哎呀！——哎呀！——”病人痛苦得叫喊。

“二三里路，就让我拿平板车拉吧！”

“不成！坚决不成！你爸的身份哪能坐平板车上医院！”

“平板！——平板！——”病人自己要求。

她对丈夫瞪眼，训斥道：

“胡言乱语！你坐平板像什么话！”

“哎哟！——哦哟！——”病人倒在沙发里，手指着妻子，不知是批评的意思还是其它别的意思。

儿子急昏了，说：

“那我背着爸爸去！”

“更不像话！”

女儿摔了电话，愤怒起来：

“妈！不像话的是你，——十足一个官太太！”

“呵！你骂我，你敢骂我！”她这时倒忘了丈夫的病，跟女儿吵了起来。“我好心不得好报呀！我好心被你们当成驴肝肺呀！我是官太太你们是什么呀，鬼崽子呵！哦呀呀！”

哦呀呀！我把你们养活这么大，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呀……”

她又哭又闹，大吼大叫，突出了自己和女儿的冲突，忘了丈夫的病最紧要。

于是，女儿撅起嘴，靠在放电话机的桌角上不再动弹。

她又指令儿子：

“你打呀！你打呀！她不打你打呀！”意思是让儿子打电话。

儿子不动，青着脸说：

“你就会摆谱儿，臭！共产党的事就坏在你这种人手里！”

“哦！兔崽子！你给我上纲了哇！你，你，你敢这样对我说话，没有良心呵！你的大摩托是明道儿来的吗？你给共产党争了什么光呵！”

“疯了！你疯了！”女儿叫着跑了出去。

“好嘛！我疯了！你小×丫子的对象是怎么当上科长的呵！”

儿子一跺脚，一挥拳，跟着妹妹跑出去。

“哎呀！——呵哟！——”病人一头冷汗，在沙发上痉挛。

“哦！这就是你的好儿啊！这就是你的好女啊！”她又跟丈夫闹起来。“他们就这样对待父母呀！哦哟哟……”她没闹着，竟用拳头捶打丈夫。

“哎呀！——哟哟！——”病人痛苦难忍。

突然，儿子女儿又冲进来，一言不发，一个扶起父亲，一个要背父亲。

她止住哭闹，惊问：

“你们要干什么？”

“你别管！”儿子女儿异口同声。

她跟儿子女儿撕拽，又开始哭闹：

“我算个什么人呵！管不了你们这些孽种，也管不了我的男人吗？”

“你管什么！”儿子暴怒，吼叫声能震破房顶。“耽误了爸爸的病，你——你——”

儿子女儿不由分说，把她推倒在沙发里，强行背走了父亲。

于是，她更尖厉地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

儿子女儿把父亲放在平板车上，要拉走。

她追出来，叫骂，一屁股坐在地上：

“好狠心呵，你们这一对兔崽子！让你们爸爸躺板车！”

儿子女儿不理她，一个蹬车，一个推车，向外走去。

她又跑回屋，又去打电话，又去骂司机。

儿子和女儿拉着父亲走到半路的时候，她坐着小汽车追上来，哭哭泣泣，坚决命令，要将县长移到汽车里。

“算了！算了！别……”丈夫有气无力。

依照她的意志，县长终于被弄进汽车，终于被汽车送到医院急诊室。而此时，病人已经气息奄奄。

医生们急查、急救、手术，刚切了口，见了血，病人死亡……

“急性阑尾炎。”医生说，“常见病。只可惜晚来了几十分钟。哪怕早来半小时，也不至于这样。怎么会耽误呢？”